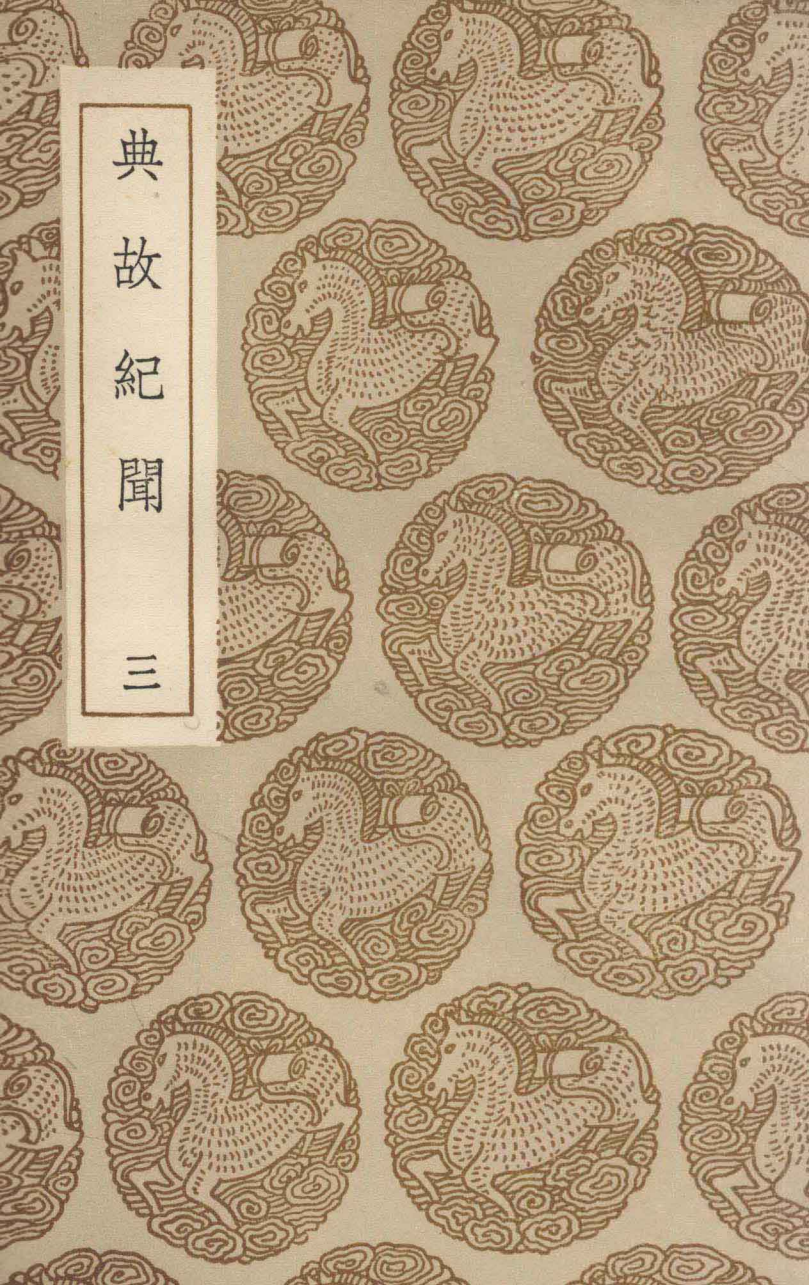


典
故
紀
聞
三



聞 紀 故 典

(三)

輯 登 繼 余

典故紀聞卷十一

英宗初卽位。敕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尙書胡濙等議。欽天監歷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腌臘雞鵝豬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廚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

英宗初卽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綵段。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賄囑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段匹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紵絲紗羅綾絹之類。與爾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監察御史同爾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官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進正統元年大統歷。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閑田地。

屯種儻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遞之費此實國家經久長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正統初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言夷狄爲患自古有之若處之輦轂之下寵以崇高之位其能摠誠盡節如金日磾萬無一二忠愛勤勞如僕固懷恩尙不克終至於桀黠難馴如劉淵之儔殆不可縷數往事甚明皆足爲鑒今歸順達官人等日累月增勛以萬計固難阻嚮化之心亦當防未然之患乞敕兵部將新降附者量賜齋裝遣往湖南衛所既省京師之廩食且杜華夏之厲階

永樂中以駝氈溫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爲常至正統初陝西右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氈氍九百餘匹復加造駝氈五十匹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正統元年三月擢一甲進士周旋爲修撰陳文劉定之爲編修賜羊酒宴於本院

正統元年九月尙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英宗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禮部印

正統初以兩京御史及天下知縣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員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

正統初有繼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問擬不孝重罪大理寺評事吳亮駁奏冤抑英宗敕法司今後繼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鄰佑保實取問如律如有冤枉卽與辯之著爲令
正統初吏部主事李賢言竊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

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瞻京官十七員半矣邊軍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瞻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歲省數十萬之費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瞻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敕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天台魯穆由御史爲福建僉事剛方廉介理冤繩奸執法無私人目爲魯鐵面後爲僉都御史卒之日同朝卿士咸賻助具棺斂焉

雲南晉甯州塔墩有大樹頗著靈異土人號爲塔墩聖母永樂時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爲板內有神象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正統初州官請加封號英宗謂禮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禮也聖見之不惑如此

正統初達官軍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財御史成規以爲言英宗詔錦衣衛兵馬司分捕之犯死者於犯所梟首徙流者發邊衛充軍仍罪其頭目若地方被劫奪而官校縱容者重治以罪

正統二年敕諭尙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尙膳監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尙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卽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敕宮中六尙司知之

正統初敕工部曰今軍器缺用爾工部會同五府兵部錦衣衛司禮監內府各監局往年退出諸色軍匠擇其精壯者令在營操備老弱者仍送原衙門與見在匠役成造軍器爾工部司禮監各遣官提督務在堅利使可經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庫支用勿復科派有司擾民每季仍以造完數目具奏以憑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營私以取罪戾

正統二年九月早朝鐘旣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坐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衛先是進表官無定例正統二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聖節表令三司堂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遣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行遂爲例

故事享廟奏祭皆御殿受奏正統三年春祭奏祭日正遇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角門視事英宗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正統初刑部申明舊制凡民訐官長宜量加責罰不許撫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凡婦女非犯姦惡殺人及毀罵公姑不孝等罪並免提問

正統三年山東東平州知州傅霖言皇上肇登寶位卻珍奇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監

察御史清軍政。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聖澤。歡欣踊躍。以爲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然臣竊見徐州臨清等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并錦衣衛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有監察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并錦衣衛官校。以瘠民膏血而咳民耳目乎。英宗嘉納之。

正統初三氏學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皙仍爲侯爵。乞追封爲公。偕顏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敘。英宗是其言。命禮部行之。

正統三年四月。以監試歲貢生員不嚴。致有商議及易卷之弊。下編修謝連及監察御史趙全等於錦衣衛獄。當時之嚴於廷試如此。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顥奏。張家灣宜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衛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并場房課鈔。宜令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英宗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

正統三年八月初九日晚。順天府科場失火。焚東南席舍并對讀所。延及廳事而止。府尹姜濤暨御史時紀等上章請罪。英宗特有之命。於本月十五日爲始。再試。

正統三年十二月。英宗諭都察院臣曰。比聞開辦銀課擾民。已皆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建等處。有等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衆偷開坑穴。私煎銀鑛。以致互相爭奪。殺傷人命。爾都察院卽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卽令該管官司拏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外。

正統四年。英宗問戶部臣。永樂宣德間。宣府大同二邊軍糧供給若何。及有無運送銀絹布匹之數。戶部言。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永樂十九年。方起倩軍夫於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一千一百餘石於宣府。宣德六年至十年。亦於京倉通州僦運糧料三十八萬石赴宣府。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赴宣府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後宣府陸續添設保安等衛所。通舊八衛共一十九衛所。官軍數多。於是每年奏令糧戶齎價於松江等處收買布匹。或遣人解銀前去准糴。或出京庫絹運彼。准作官軍月糧。此皆權時制宜。以足邊防之用也。

正統四年十月。有竊瓦刺貢使銀物者。獲之。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正統初。成國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員俸糧。每月關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運糧除正數外。每軍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一石。英宗以帶運艱難。不欲重困軍士。止而不行。

正統五年。朵顏衛都指揮同知朵羅干遣使朝貢。還。易得犁鏵。爲關隘所阻。不得出。英宗謂兵部臣曰。遠人當懷柔。農具故未有禁。聽其歸勿阻。

正統時。敕諭文武百官。內一段言。朝廷於百司設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與佐。皆當以誠相與。有善相

輔有過相規彼此協和事乃有濟不可專恃己見不采衆善屬官中賢者須禮之不及者須教之不肖者須明其罪黜之如或悅諂諛納浸潤則賢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與成功爾大臣宜體朕心表率羣僚欽哉

正統五年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淵等往各省直修備荒之政賜之敕條列合行事宜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貿易儲積並須照依時值不許虧官損民凡州縣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以備用如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於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一凡丁多田廣及富實良善之家情願出穀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仍具姓名數目奏聞一糴糧在倉須立簿籍二屬備書所積之數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饑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並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後並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看倉須選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設一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爲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穀粟捏作死絕逃亡人戶借用虛寫簿籍爲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拆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於所屬府州縣並須親歷查勘前項官倉糧儲原數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折幾何務要根究的實著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償不許聽其詭詐指扳死絕逃亡人戶搪塞遮掩追完之後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赦前後械赴京師發戍遼東邊衛一比先所建預備倉

廠或爲豪民所據責令還官或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爲起蓋如本處有空閑官房許令拆用並須完固可以經久一洪武年間於各州開濬陂塘以防水旱蓋永遠之利亦因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如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掩爲己有或湮塞爲田爾等須一一親歷踏勘如有前弊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悉免其罪如隱占不還及違限不卽修築者亦械赴京發戍遼東邊衛一凡各處開壩陂堰圩田濱江近河隄岸有損壞當修築者先計工程多寡於農隙之時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緊要之處其餘以次用工不許迫急其起集人夫務在受利之處驗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務在堅固經久不許苟且府縣正佐官時常巡視毋致損壞一各處陂塘圩岸果有實利及衆比先有司失於開報許令開陳利民之實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具申工部定奪如利不及衆不許虛費人力一但遇近經水旱災傷去處預備之事宜暫停止待豐年有收依例整理一所過州縣倉廩穀粟充實陂塘隄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迹就便拏問一今後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及修築過陂塘隄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虛實以憑黜陟事完回京仍將所備穀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開壩備細造冊具奏遇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以處置者具奏來聞

正統間山東樂陵縣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兩有司以聞英宗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乏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

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恩府。土官知府岑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英宗命錦衣衛銅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

正統時。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尙書郭璉。戶部尙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英宗命宥璉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律。枷示於司禮監之新房。

正統五年歲暮。敕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怠。況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正統時。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禮部請治忠不謹之罪。英宗特宥之。

巡撫左侍郎于謙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儲。今在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蠶麥既收。隨即住支。仍將所給之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償官。歲終仍報所償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爲設法補完。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葛。次黍麥。次米稻。後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不致沴壞者。聽當滿而預

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令風憲官稽考伺察。如此則出納以時而所貯不腐。防閑嚴密而奸弊不生從之。

正統中御史彭勛疏言僧道三害。請凡僧尼未度者皆令還俗。叢林不許創立。官民之家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院。尙書胡濙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英宗命都察院遵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等奏准選驍勇都指揮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熟閑騎射幼官趙廣等一百員。至是英宗命置學授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此京衛武學之始。

正統中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民止一里五十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豬羊五十四隻。帛三十六段。措辦實難。下禮部覆議。凡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行釋菜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正統時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鄭顥等奏。琉球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晉斯古。駕船載盜器等物往瓜哇國。買胡椒蘇木等物。至東影山遭風桅折。進港修理。妄稱進貢。今已拘收人船。將前項物貨并護船器械。發福州府大儲庫收頓聽候。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遇險失所。尤可矜憐。其悉以原收器物給之。聽自備物料修船。完日催促起程。回還本國。

正統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廟。賜陪祀官胙。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寺卿奈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舊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在百官行禮之先。今孟春享太廟。楊

善止容天地壇看牲官於奉天殿復命。俟百官行禮畢，方令太廟省牲官於奉天門復命。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英宗兩釋之。至是善復移文禮部言：「亨不由儒業發身，不諳祖宗制度，妄加訾議，乞考定申明。尙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遣祭旗纛等神，凡遇聖駕陞殿，俱於殿中復命。若御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

舊制朔望各衙門堂上官皆支光祿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祿寺卿奈亨言始罷之。著爲令。

正統間，尙膳監內使王彰章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枷號於光祿寺門示衆。

太僕寺乃舊兵部。初寺署卑隘，寺臣言請俟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爲寺。許之。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於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己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息。此屬雖給朝廷得官，然衆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人人務立實功矣。都察院議宜行敬言於天下，從之。按此疏最中今日之弊。

正統間，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礮，俱不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英宗恐勞民，詔勿改造，提調官宥之。

工部尙書吳中山東武城人，有材能，然惟聲色貨利是好，寵妾數十，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畢，曰：「此文天子自爲乎？儒臣代草乎？」曰：「亦儒臣代草耳。」妻曰：「代草甚當，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

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爲婦人所謂，亦足羞矣。

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先朝贈臣祖公榮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將寔，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所出，繼公榮後，今公辰嗣絕，臣兼承其祀。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今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實臣親祖父母，非其餘旁親之比。伏望聖仁，不循常例，臣本身及妻卽今所得誥命，移贈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俾得沾恩，光顯無窮，不勝惓惓祈恩之至。英宗命并予之。

福建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英宗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

正統時，陝西管糧參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無應付事例。英宗命每四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正統時，御史時紀往陝西，枉道回家娶妾。英宗聞之，詔逮紀下獄，仍諭三法司曰：朝廷以紀綱爲首，御史職紀綱之任，不可不慎擇也。如監察御史時紀，因差往陝西，枉道回家，及與長垣縣縣丞蕭節之資緣交結，挾勢取民間女子爲妾，背違禮法，有玷風紀，已付法司問罪。自今爾等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廉恥，明達大體，無貪污淫穢之行，然後遣之。仍嚴加戒飭，庶幾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飭，違禮犯法者，爾堂上官卽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堂上官徇情黨比，以致賢否混淆，曠職廢事，并罪不宥。

正統時御史彭勛言郡縣守令凡遇水旱災傷慮勘覆之勞罔不以閒間有上陳者部司又以國用不敷不爲停免糧稅以致凍餒貧困流離轉徙臣於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動以萬計扶老攜幼風棲露宿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東諸處之民比因累歲荒歉稅糧孳收逋負者多不能陪納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責償遠年賑濟糧米饑窘日切箠楚日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議其便利凡天下旱澇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并孳牧雜辦賑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問土著流移驗口賑給其守令功績必考其戶口增減以爲殿最則有司必勤於撫字生民必得其安養不負列聖保邦制治之仁矣英宗從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統八年敕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曰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拔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爲治利所當興弊所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狀昭著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罷輒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察佐官及所在衛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迹奏聞一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爲民患者即舉問如例

正統時大理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備照赦後三犯者絞英宗曰律爲常法赦乃一時恩典自今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

以聞。

正統時刑部強盜越獄下尙書王質等於都察院鞫問獄具英宗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獄王溫等譴成威遠黜巡風主事王儉爲民降尙書王質爲戶部右侍郎左侍郎郭瑾爲潯州府知府其原問郎中等官以不早歸結各降黜之。

正統八年興平王尙旂奏臣長子志塏蒙恩賜一品冠服乞并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支給祿米例英宗曰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親親邪遂止不給。

正統八年敕諭內官內使曰祖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纖毫不敢透漏今爾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己私或徇親情請求囑託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問自今宜相戒飭謹遵法度其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

正統時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事覺英宗命磔於市令內官俱出觀之。

正統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以進表至京宿娼事覺譴戍威遠衛。

慶成宴帶俸官不得坐正統九年春宴帶俸指揮使李春指揮僉事王福不應與宴入席攙坐爲禮部所劾下法司論罪。

正統時安定衛國師攝刺藏卜等以朝貢至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賜車

輻糴糧。英宗以茶數過多，詔允安定王五百斤，官爲運去。其國師二百斤，徒衆人一百斤，俱令自募人運。仍命禮部著爲令。

正統時，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九名。事覺，英宗命以百斤枷枷於教場，號令仍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正統九年，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姪家人伴當假託軍民，出名承納，又行囑託，規從輕省之處，如東直門牛房，歲計用草止十五萬，今添納至三十餘萬，積聚既多，久則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糴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攪越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此皆爾等不能體國利人，徇情受囑之故。今姑宥爾等之罪，以後必須嚴謹禁約，草聽殷實軍民承納，御史監收，但作弊者，卽拏問具奏。官豪勢要及該奏官員之家，不許仍前承納，與民爭利，違者聽御史舉劾。各場務會計歲用之數撥納，果有多餘，設法另行堆積，以備支用，毋得濫收作弊。各處中納鹽糧，務要乾圓潔淨，敢有仍前挾勢，將雜糴米上倉，及該管官司聽囑收受者，聽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拏問。情重者具奏處治，御史提督官縱容不舉者，并治以罪。」

京民有受財教唆，捏寫訟狀，誣告平人者，刑部奏雖稱教唆，不係越訴，英宗命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